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 
第十六回 痛嬌兒風淒雨冷 建新論石破天驚

話說周湘卿聽人說亂倫重案，罪應立決。嚇得連聲承認，說「借過，借過，不錯，不錯。」眾人見他嚇得臉都黃了，不覺都暗暗竊笑。楊太太此時更得了勢，手指直戳到湘卿額角上，連問：「你洋錢肯還不肯還？肯還不肯還？」

湘卿道：「我答應還你，總不見會賴掉你，橫豎有憑據在你處，你怕怎的。」

眾鄰舍見沒事了，都紛紛退去。湘卿道：「妹妹，我今日才認識你，一竟要要好好慣了的，為了幾塊洋錢，就會翻轉面皮，同我過不去。你就是不肯減少津貼費，與我好好的商量，我總無有不肯依從，又何必這樣大鬧，好似我們很要好的交情，就只值這幾塊錢似的。我替你想想，簡直不合算呀。你也是很聰明的人，回心想一想，我的話錯了沒有？」

楊太太本不曾動什麼氣，悍潑情形是特地裝出來制服男子的。現在見湘卿已經降服，也就趁勢收科道：「誰叫你和我相強，你好好的，我那裡會和你過不去，都是你不好呢。」

湘卿道：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生出這不肖子來先不好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你兒子倒是個孝子，不要錯怪了他。」

湘卿道：「他這樣忤逆，連老子的邊都要剪，怎麼反說他是孝子。不通，不通，不通的很。」

楊太太笑道：「不通到你們這班臭監生，再要不通也沒有了。你兒子見你這麼一把年紀，還要朝朝暮暮的斷喪，恐怕斷喪壞了身子不是事，所以特代你的勞，怎麼你倒不見他的情，反說他忤逆。」

湘卿聽了，也只好付之一笑，一場無謂的爭鬧，頃刻煙消霧散，依然和好如初。只是父子間從此成了水火。

一天，為了件什麼事情，父子兩人初而爭論，繼而打架。湘卿趕上去打兒子，介山年少氣盛，回手一擋，把湘卿擋跌在地。剛剛背後一條長板凳，勢隨風倒，恰恰掄在腰裡頭。湘卿跌扭了腰，哎喲哎喲，鬧一個不住口，定要到衙門裡去檢驗，鬧得親戚朋友都走攏來相勸。叫介山向老子叩頭服禮，總算把這事擡平過去。但是湘卿已是五十多歲人了，平日不知養生，專情色慾，身子已經掏空了。又為爭奪巧寶事情，連受了幾場大氣，這會子經這一跌，氣病交作，頓然大病起來，睡在床上，呻吟不已。他的夫人和兩位令愛，又要緊陪侍相好郭小胡，那裡還有工夫來瞧他一瞧，問他一問。

介山和老子本是冤家，見老子病倒了，正如拔去眼中之釘，索性舒心稱意，住在巧寶那裡，連日間都不回來。可憐湘卿孤伶伶丟在冷字間裡，沒個人來理睬。要喝茶喝水，都無人答應。延醫服藥，更不用提起了。（淫亂之人聽者，或謂此回書未免言之過甚，天下決無如是之家庭，余曰齊家，本自修身，堯舜師仁，桀紂師暴，上有好者，下必尤甚，勢也理也，奚怪之有。）

湘卿臥病之室，正在他夫人房間後背。兩間房只隔得五分不到的一重薄板，正是無微不透，有動必聞。每到夜靜更深，萬籟俱絕的時光，聽著隔壁房裡那種不可思議的聲息，比死還要難過百倍。蒙著被不要去聽他，作怪的聲浪偏偏一聲聲透進耳輪裡來。恨極了，只望早點子氣絕，卻又偏偏不肯就死。

不言湘卿受苦，且說介山自老子病倒後，愈加的暢所欲言，與巧寶兩個打的火炭一般熱，沒日沒夜，融在一起。就有時回家，也不過娘房裡應一個卯。這日正與巧寶在房裡接龍莊消遣，忽聽外面喊問：「介山在麼？快叫他出來。」

好似郭小胡聲音。介山把牌一推道：「慢慢，且瞧瞧什麼事？」

說著起身出外，巧寶也跟了出來。介山走到客堂，見果是郭小胡，問有什麼事？小胡道：「尊大人湘卿先生沒了，請你早點子回府，料理喪事。」

介山倒也一驚，忙問：「才咽氣麼？」

小胡道：「天快亮沒的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你快點子趕回去，規矩總要循的，錯了一點半點，親戚朋友就要笑話的。」

介山就同小胡回家，這種照例公事，一兩日工夫，早已辦完結。事也湊巧，湘卿故後，不到半月，楊太太的兒子秋生，又因病重，被店裡送了回家。介山老大不高興。原抵借著守制大題目，躲在故鄉與巧寶多敘幾宵。不意橫風吹斷，好夢難成。然而楊太太通只這個兒子，愛護之情，比了尋常母子，自不相同。瞧著楊太太分上，自不得不常去敷衍敷衍，裝出點子假憂愁，做出點子假著急，哄騙哄騙他老人家，好圖一個眼前風光。所以每天必去兩三趟。

這日吃過早飯，循例到楊家去。踏進門，就見六眾道流，在客堂裡誦經拜懺，擺了一堂的懺牌馬張，知道就是昨天卜課裡卜出來的，說是命宮犯著凶星，特地拜拜星斗，懺解懺解。介山也不流覽，徑奔進房。只見楊秋生坐在火床中，背後墊著幾條綿被，坐的樣式活似婦人家新做舍母相似。（舍母產婦也）面色如紙，眼睛似閉非閉，嘴裡喘急氣促。

楊太太靠在床前，按著秋生胸脯，緩緩往下揉挪。巧寶蹲在裡床，執著一杯參湯。還有一個，是秋生堂房妹子，楊太太叫來幫忙的。因為床上光線不甚透足，站在床隅秉著洋燭手照看。介山料病勢不妙，正待啟問，忽見秋生喉嚨裡咕的一聲，吐出一口稠痰來。楊太太遞上手巾，就口承接，輕輕拭淨。秋生氣喘似乎稍定，巧寶將小匙舀些參湯，候在唇邊。秋生張口似乎吸受，連餵了四五匙，卻只有一半到肚。楊太太親切問道：「我的兒，這會子心裡可好過點子？」

連問幾遍，秋生似乎抬起眼皮，略瞟一瞟，旋即沉下。介山走下一步，輕問「秋弟的病，今天可減輕點子？」

楊太太回頭見是介山，一句話都說不出，只把頭搖了幾搖，那兩眼眶中的淚，已紛紛然如脫線之珠，倉猝間不及取手巾，只將袖口去掩。卻恐怕病人難過，回囑巧寶留伴，自己輕輕地下床。周介山走到外房，大家都不入座，立在當地，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望了半天，想不出個計較。楊太太開言道：「周少爺，我們秋生的病你看去可還有起色的日子？」

介山道：「這病，看光景恐怕不妙麼。最好替他豫備一點子。沖沖喜，好了自然最好，萬一有什麼，也不至手忙腳亂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這會子心是碎了，如何再會辦這種事。我的秋生，我的好兒子，我總望他好起來的呢。」

說著，流下淚來。介山勸道：「母姨，快不要如此，秋弟也不見就會不起的。總望他凶星過渡，一天一天好起來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他有甚好歹，我也活不成的。昨天起課，是你一同去的。後來又去問灶仙，問出來，說過掉十八，就不要緊。今天已是十七了。今晚有兩鬼，送送西北方。送掉了，清爽一點子，也未可知。周少爺，現在勞動你再到許鐵口那裡，替他算算命看。」

介山答應，問清了生辰八字，到瞎子許鐵口處算了一命，回復了楊太太。見這裡沒甚事了，然後回家。到明朝是十八，起課灶仙算命，都說是凶日子，防有變動。介山一早就趕了去。那知這天秋生竟清爽點子，喝了半小碗白粥，氣色也好了好些。楊太太只道不要緊的了，心裡著實一寬。守到晚，介山見沒甚事，也就回家。次日早晨，介山還沒有起身，接著驚報，說楊秋生已經去世。喜得介山就在床上翻了個斤鬥，自語道：「巧寶妹可是我的了，可是我的了。」

連忙披衣起身，作速楊家去。一路盤算，定一處置之法。迨至門首，見大門已經洞開，左首房間六扇玻璃窗，一齊開著，燒得落床衣及紙錢錫箔之屬，煙騰騰地直衝出天井來，隨風四散。房裡頭一片哭聲，號淘震天。還有七張八嘴吃喝收拾的，聽不清是那個聲音。恰遇打雜的卸下大床帳子，胡亂捲起，搗出房來。介山正欲走進，忽聽巧寶極聲嚷道：「媽媽，不要這樣，不要這樣。」

隨後一群僕婦，飛奔攏去。打雜等都向窗口探首觀望，不知為著甚事。接著巧寶和著眾僕婦圍定楊太太，前面挽，後面推，扯拽而出。楊太太哭的喉音盡啞，只打乾噎，腳底下不曉得高低，跌跌撞撞出來。一見介山就道：「一家人家完了，一家人家完了。」

」  
介山見楊太太額角上為床欄所磕，墳起一個烏青大塊。勸道：「母姨，快不要這樣，死的是死了，活的是原要過日子的，再不然為表弟一個人，一家子都不要了性命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現在還要命來做什麼，一竟不捨得吃，不捨得穿，巴巴結結巴起人家來，無非就為這秋生。現在他丟下我去了，我這人家還要來做什麼。」

介山道：「現在辦事情要緊，大家商量商量，衣服要做的，應該做起來。材是最要緊，先要去看。報喪條子，可曾寫好沒有？」

楊太太道：「都沒有，我是個沒腳蟹，那裡去找幫手。」

介山道：「報喪條子最要緊，報了開去，親戚朋友好跑攏來，幫手就多了。辦事情人手第一要緊，我來替你們開報條。母姨，你就在這裡坐坐罷，不要裡頭去了。瞧見了，心裡又要難過。」

說著，就叫打雜的拿過紙墨筆硯，就在客堂裡開寫報條。問了問楊太太，幾家本家，幾家親戚，兒家朋友，一一寫畢，叫打雜的分頭髮去。然後指點眾人，把屍身轉出，停放中央。靈前搭起藍布孝幃來，又放了一張方桌，香爐燭台一切安放定當。屍身腳上套著一支巴門，頭邊點著一盞油燈，還有一個銅磬，不時的擊打有聲。一時本家幾位爺們都來了，什麼三房裡大少爺，二房裡四少爺，四房裡六少爺，大房裡老爺，老七房老太爺等，陸陸續續都到了。見了楊太太，免不得總寬慰幾句。大少爺問：「衣服可曾齊備？」

楊太太道：「燒的是夠了，穿的棉（襪滿）夾衫棉襖夾襖通有著，就只缺幾件大衣服。」

大少爺道：「缺的衣服還是做還是買？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這會子還有甚主意，你們看買的好還是做的好。」

大少爺道：「做自然是做的好，只是趕起來恐怕來不及，還是衣莊上去買了罷。」

楊太太垂涕道：「我通只生得他一個，撫養到十九歲了，剛剛想預備給他做事情，那裡曉得竟撇了我這苦命的娘去了。我想要替他用一件蟒箭，這是他末一遭事情呢。」

大少爺道：「用蟒箭就用件蟒箭，不過多費幾個錢罷了。」

大房裡老爺問：「板可曾看定？」

楊太太回說：「沒有。」

大老爺道：「我倒有副上好的婺源板，可要去瞧瞧，如果看得對，可就叫木匠趕做起來了。天氣雖然寒冷，究竟早些趕好的好。」

楊太太就叫介山一同去看。辦事只要有錢，楊太太錢是現成的。所以各事十分湊手，不多會子板也看好了，衣服也買就了，又僱了十來個裁縫，就在後埭屋裡擺開作台，趕做孝白。第一夜僱了四眾尼姑，在靈前對坐誦經。第二日是和尚經。到了第三日是大殮出殯之期，周介山吃過早飯，就要過去。周太太叫住問道：「今天行事早麼？」

介山道：「先生看在未初，母親和兩個妹妹，舒舒徐徐來正好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昨日叫你僱的船，可曾說定？」

介山道：「說定了，十點鐘就放過來。」

言畢出門，趕到楊家。見門口立著兩架蠹燈，新貼「楊府世澤堂」五個宋體字，一群孩子往來跳躍看熱鬧。走進門，見客堂中靈前桌上，已供起一座白綾位套，兩旁一對茶几，八字分排，上擺著金漆長盤，內盛著蟒袍鋪服，頂帽朝靴之類。有幾個鄰舍婦女，站在天井裡瞧熱鬧閒話。右邊的次間，改做了帳房。本家幾位爺們，和那些親戚，都在那裡高談闊論，粗細不倫。老七房老太爺鬚眉皓白，帶著副黃銅邊老光眼鏡，高踞帳台，一面孔帳房先生眉眼，攤著一本喪簿，手執水筆，登記各家送來奠禮。

介山與眾人一一招呼畢，捏支水煙袋，隨便坐下閒談。忽聞鼓吹雜作，曉得又有弔客臨門。孝堂裡頃刻舉起哭來，抬頭瞧時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周太太、鳳姑、小燕。這日弔客來拜的，一起一起，很是不少。一會子，放炮鼓吹，大家都奔出去瞧，卻是棺材來了。隨停放在天井左邊。介山走近瞧時，見漆的是生漆，已將吹乾快，頭戶上刻著一行金字道：「皇清國學生秋生英才之靈柩。」

忽見六房裡老爺興透透從外進來，手夾著一包東西。眾人問是什麼？大老爺把東西放下，連說「吃力吃力。」

眾人解開瞧時，見是摺扇、扇袋、香袋、胡包之類，都是殯殮用的。又問：「衾子怎樣了？」

六少爺回說：「將次做好，快了。」

大老爺道：「也罷了，其實這種東西，要得買現成貨，舖子裡做好的要有多少，這位太太定要自家做，說都說不明白，那不是白費錢麼。」

又問：「甚麼時候成殮？」

六少爺道：「快了，吃過飯就好端正行事了。」

大老爺聽說，忙走進裡頭那間裡，橫下煙鋪，狠命的吹那不要自己花錢的鴉片。須臾，果聽得傳呼開飯。次間裡開了兩桌，廂房裡開了三桌。吃飯中間，老七房老太爺向大老爺道：「老姪，少停執事夫役，你幫助我分派分派，我弄的有點子頭昏了。」

吃過飯，大老爺就去分派執事夫役。一時下人等飯也開過了，大家散坐閒談。正談著，突然一人從客堂裡吆喝而出，天井裡四個紅黑帽就喝起道來，隨後大炮三聲，金鑼九下，介山起立探望，客堂中密密層層，千頭攢動，萬聲嘈雜，不知是否成殮。一會了子又喝道一遍，敲鑼放炮如前，穿孝親人和會弔女客，同聲舉哀。

介山退後坐下，靜候多時。聽得一陣鼓鈸，接著鐘鈴搖響。唸唸有詞，曉得是殯畢灑淨的俗例。灑淨之後，半晌不見動靜。介山擠進客堂瞧時，見眾人都在嚷鬧。楊太太兩手扳牢棺材，彎腰曲背，上半身竟伏入棺內。幾個僕女竭盡氣力，那裡推挽得動。巧寶一眼瞧見介山，招手道：「周家哥哥快來，周家哥哥快來。」

介山排眾直入，從後抱起，把楊太太硬抱進房裡。外面頓時鑼炮齊鳴，哭喊競作，蓋棺竣事。看的人漸漸稀少，於是吹打贊禮，設祭送行。自本家平輩，以及親戚朋友，陸續叩拜如禮。老七房老太爺趕出大門，指手劃腳，點撥夫役上客堂，撤去祭桌，絡起繩索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眾夫役發喊上肩，紅黑帽敲鑼喝道，與和尚鼓鈸之聲，先在門口等候。這裡喪車方緩緩啟行，女眷人等，步行哭送。本家親戚人等，有送有不送，一哄而散。有幾個老市貨還老等著吃回喪飯，不肯立時回家。

喪事過後，楊太太積哀成疾，染病在床，介山與巧寶，要緊取樂，並不盡心服侍。挨不到一月，嗚呼哀哉，與秋生一條路上去了。所有金珠細軟，及向湘脚敲詐下來的錢，一古腦兒都被巧寶捲去，跟著介山做一家人了。田房屋產家用什物等，都造化了楊姓族人大房二房三房四房幾位老爺少爺。

介山發了這票意外之財，就同母親妹子商量搬向上海去，鳳姑、小燕戀著郭小胡，不肯贊成。介山誑說到上海後，定與小胡找一頭生意，依舊可以團聚。鳳姑、小燕強煞總是個姑娘，聽了介山的話，信以為真，就不再梗議了。於是周介山闖第光臨，都到了上海。

鳳姑、小燕兩枝姊妹花，本是天生一對兒尤物，一到上海真像蒼龍入海，鷹隼凌雲，大可以發舒偉抱，展布宏才，不比在故鄉時光，局侷促促，還有點子顧前慮後。好在乃兄介山，又是通達不過的一位達士，瞧著令妹放蕩不羈，並不當什麼事情。他向母妹道，此種事情，本是尋快活事情，男女兩人，情投意合，不妨就消遣消遣，橫豎並沒什麼傷損，又好借此交結交結闊人，謀點子經

濟上利益。

我最不懂那班吝嗇性成的呆子，霸住了妻女姊妹，瞧都不許人家瞧一瞧，好似一瞧就要描了樣子去似的。其實你那裡看守得周全，一轉背他們依舊要去弔膀子，軋姘頭。不過不在自己家裡乾是了，借客棧上台基租小房子白花些沒名目費用，利權外溢，很是不上算，倒不如堂堂皇皇的乾，有一錢是一錢，實實惠惠。

現在時世艱難，賺銅錢很是不易，光靠著男子撐場面，是不成功的。女人總也要乾點子事情，多少貼補貼補。然而女人家所乾的事業，要比這個，再要輕巧，再要容易，是沒有的了。像揀雞毛、揀茶葉、揀桂圓、繅湖絲、女裁縫以及各項女工，雞叫做到鬼叫，所得能有幾何。這樁事情，只要膘上一眼，笑上一笑，費這麼幾個鐘頭工夫，整千整百銀子，就弄到手了，真是不費吹灰之力。並且人依舊是我的人，完完全全，絲毫沒有傷損。

還有一層，做生意通例，一行生意做的人多了，就不免要互相傾軋，飯就要難吃。上海地方，玩耍的所在雖多，只都是掛著招牌賣的。人家人私做，卻還不甚發達，會玩的人，偏又喜歡玩人家人。所以我們做起來，發達兩個字，是包得住的。周太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老子雖然開通，於這上頭卻還沒有你明白。所以我常與他要動神淘氣。」

介山道：「老輩裡人總是古板的，我老子常說烏龜賊強盜，都是可恥的事。照兒子看起來，現在在世界上做人，廉恥兩個字講究不得的。一講究廉恥，就一世沒得發跡，是貧賤的根苗，街上頭來來往往的蹺腳生，都是講究廉恥，講究蹺腳的。孔夫子要算講究道理的了，幾曾見他掙過一個錢的家私。（士諤先生，慣喜罵世。餘常諍之，終弗肯稍改。如此回文字，富翁見之，不幾怒髮上衝冠乎。嗚呼，此先生所以終厄於貧賤乎。）

何況烏龜賊強盜雖然並列，其實賊強盜那裡比得上烏龜。強盜結眾硬搶，英雄不過一時，捉到當官，總不免頭兒落地。賊子比強盜，果然進步了許多，人家的東西，覷個便只要一偷，真不過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。然而破了案，總不免皮肉受苦。獨有做烏龜，最是做得過。只有福享，沒有禍受。賺幾個錢，都是人家喜喜歡歡情願願拿出來的。兒子想過，三百六十行裡頭，最寫意、最安逸、最穩足的行業，就要算著烏龜。還有一層，歷古到今，許多重案，像謀殺親夫之類，都是男子不明白釀出來的。倘都像我這樣，那裡還有此事。就逼著女子，叫他謀害，他也不肯。為甚呢？他害掉了我，再要找這麼一個好講話丈夫，可就沒處找了。」

一席話說得周太太、鳳姑、小燕、巧寶都不住的點頭稱善。介山在家裡頭，雖發揮著這麼的政見，朋友面前卻半個字都不提。有時間談到了家教，他總竭力主張嚴肅。因此乃眷幹那秘密生涯，人家只當他是不知道的。